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滸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調何喬新爲刑部尚書○陞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議

欽以毋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

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邊功啟。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誤國。盡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

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  
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  
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  
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  
心自善疏入允辭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二月帝耕籍田

時耕籍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  
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  
曠亂宸聰耶。卽斥去時論偉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

俊由南京戶部改  
吏部歷九載請

老至○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

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

張吉等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燿上言  
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  
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外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  
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  
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臣聞孟子曰我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  
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  
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則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第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

例群吏之精弊。何由見之。官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欲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逐者。異時欲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欲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

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一訛則侍班諸臣佐之而獲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前殿或後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與義則



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然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下朝。則陛下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

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  
下令有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  
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名內閣及府  
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  
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正當歸  
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名內閣大  
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奉事之餘  
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  
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  
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  
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忝在直者則容恕之

審納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

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

先是大孝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欵門，遂建言當起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祈免彈劾。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

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群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道。萬喜萬達等。依憑官閫。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劍腹。實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

回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  
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  
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湖廣猶以勢薰人左右政  
使黃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  
名掃墓實逸賊乃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  
得出入俄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可汗从阿反立伯顏猛可爲可汗○秋七月  
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  
殘並陰結朵顏同我塞下卽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  
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

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  
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成阿互  
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  
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  
亦遣人貢馬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  
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至輒允下進嘗貽  
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  
一其酋長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二年二貢每貢多至三  
千人少不下二千皆貓兒庄入比至寒皆下馬脫弓矢  
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  
盜虜馬請斬狗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定封贈繼母之例

吏部尚書王恕疏疏封清吏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授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只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誥命按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以後遇有應請誥勅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弘治元年 月 日奉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來許封一



人已是加厚了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他○王恕又疏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看得主事唐錦舟係正六品官例該封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先任吏科給事中已關勅命故母周氏故繼母周氏俱已封贈孺人訖今本官乞要封見在繼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一繼母緣前繼母係伊父請給勅命所封非本官所給勅命之所封今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也若不准令封其見在繼母止令封其妻使其繼母穿着常服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旁爲子者寧能自安爲婦者亦何忍爲似非聖朝教人以孝之意也今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其見在繼母舒氏

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事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皆安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唐錦升准封見在繼母

定禁文職奪情起復

吏部尚書王恕疏切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沒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以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守

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蓋謂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欲望陛下著爲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懼而相勸勉於孝矣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苟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千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謨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邇者言

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書一條陳上  
讀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  
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  
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  
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  
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  
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自刺不灰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名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歿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

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惧何武劾之而後爲博士  
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  
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人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  
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  
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  
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  
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  
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  
洛中貴要給人曰惧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  
因斫瘦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  
允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

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  
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  
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  
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  
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息矣此其功之不  
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  
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  
今當型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  
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  
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  
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



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尚言號后氏曲臺記載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

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  
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  
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  
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廷  
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  
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  
之彘騰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  
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  
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俱不可考  
耳臣聞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  
何蘧瑗林放五人旣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

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祀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實名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于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苟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至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階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評。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

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成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

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于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庶下臣考之禮子雖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祀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神主以祀國

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  
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  
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  
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  
子于屬掾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  
韋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  
藉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還居  
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  
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祠  
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焉

融楊雄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素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八月陞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工部侍郎張悅爲禮部侍郎

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徵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倭夷例給魚符二十道每貢書首使名



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去成化  
初米市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  
至是以疾致仕

陸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

先是大監李良典御蔭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  
僉事得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  
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  
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陸容蘇州  
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誌力於經史百  
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追究曉曉舉進士  
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有午章塞日三四上凡虜

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繁事下九。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陞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慷慨。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爲浙江叅政。容蒞浙江。尤有聲。旣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式齊稿。菽園雜記等書。○按陸容在當時。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歿矣。胡端敏公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

畏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肖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考察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不爲柄臣所制矣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

調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曷爲南京通政司知事○給事中陳壽陞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

卿

時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連及劉吉。又南京科道薦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尤激切。及王恕起爲吏部。劉吉代萬安。專政遂不相合。恕有所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卽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控制任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實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昂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

調南京光祿署丞。王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爲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爲吉所媢嫉。畏其威權。不敢言也。

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

初正統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卽來此矣。先色動。及駕旋。

被留夢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漫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柔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下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己酉二年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改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先是阿黑麻雖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卽遣使入

貢言罕慎病歿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

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濬還掌院事○陞僉都御史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中書舍人吉人削籍兵部主事李文祥降貴州興隆衛經歷

先是李文祥出爲咸寧縣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者并逮詔獄降邊衛經歷吉人

爲民

御史湯飛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飛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裡面不從飛退卽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御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槩壽州人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槩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



附內閣者發其事。御史魏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  
鼎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妬智者。因入智名下。  
詔獄。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  
苦訊智。智書詞曰。智劉槩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  
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  
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  
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恨智坐智。  
竊槩妖言。惑眾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  
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  
其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  
妖言論。死使囚於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言。票旨。

云劉槩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  
這等來說且監着後鼎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  
城所吏目

改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勲主事

清上時事管見三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  
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并逮詔  
獄坐妖言極刑刑部侍郎彭韶執不刃署刑部尚書何  
喬新方病在告吏部尚書王恕上疏論救猶未允釋清  
以喬新典邦禁卽詣其第強之出喬新乃亦疏救智得  
不灰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

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迸逐刺麻。菑倍  
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  
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數事。皆敗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  
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  
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  
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  
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後不可得  
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一機也。可不慎歟。况今北虜  
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  
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  
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太常寺請復傳陞官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看得太常寺掌寺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友等。題稱本寺缺官供祀。要將餘放端。仍復司樂。其餘王福廣等。月支食米聽候。差委祭祀一節。先因內外奔競。無耻之徒。夤緣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遂至千數百員。費耗錢糧。濫占皇隸。不可勝紀。互相交結。以邪妨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心無

不飛快。迄今一年有餘事。惟方定奔競稍息。今劉峩等却取將徐啟端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朝廷清明之政。失萬邦黎獻之心。所言難准。且三年一次。致祭嶽鎮海壇。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等處墳所四十五處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倖門。引既退之小人。然而此舉非真爲缺官供祀。蓋是徐啟端。央虎劉峩等。假此爲名。以求復進。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故違詔旨。所據徐啟端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革再求進用者之戒。劉峩等亦合有罪。

三月徽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臣等照得肅府見在陝西蘭州藩府見在山西潞州荆府見在湖廣蘄州岷府見在湖廣武岡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率皆仍舊未嘗改爲今徽府要將鈞州改爲府治又要將汝州郊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郟城鈞州密縣新鄭縣一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啟前四府皆爲之端况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以此言之不如仍舊貫之爲善也弘治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奉聖旨是不必改陞

寫書與王知道

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時浙江不靖。勅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諫其巨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阻壞。卽勅韶理鹽法。韶上鹽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弊。海塩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塲。炊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統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破骨。亦必爲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



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病疾成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爲吏部侍郎。○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推官知縣進士。俱讀聖賢書。俱由科甲出身。豈進士無鍊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競之士。

顧擇而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則皆不稱。此必伏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諒奏。襲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貌相應。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縣儒學官員。相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爲得宜。合無准其所言。今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去曾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語言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蓮人送部。其不諳曉刑名。不堪爲御史者。別用。已經節次題准。臣等切惟科道官之職。不職。係乎人之賢不賢。不

係乎新進久任也。人固有出身未久而端重老成者。亦有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者。似難槩以久任新進而論其賢否也。云云以後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事例。

兼用進士除補永爲定規。弘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具題。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左布政使戴珊爲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八月陞中允周經爲禮部侍郎。○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斐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進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乎祇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  
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尙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去。鏞  
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信之。且鏞卽命騎令開門去。  
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爲  
出戰鬥啟。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  
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  
導我。賊叵別。姑導以行。遂入林。青行間。顧從夫已逸其  
一。旣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冒裸人於  
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  
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  
刃出迎。刃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鑄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鑄爲誰。鑄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鑄曰然。賊皆羅拜。鑄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加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鑄曰我一語且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鑄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止馬爲麥飯。以進。鑄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鑄曰晚矣。

我不及入城。可留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汝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卽解縛。還其巾裾。諸生奔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以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守陳卒。○十一月築高

郵湖堤○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疏言鎮巡等官太監韋泰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物不肯依從亦合以理沮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叅究弘治二年十月日題奉聖旨是珍禽奇獸獸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

由正路來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太學士劉珣卒。○二月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築高郵廉濟河堤。○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蕪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



其等左布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  
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  
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  
抵歸德欽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凌而深廣之又疏  
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  
淮淮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  
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  
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  
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  
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其父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夫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耻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大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不惟公論允愜。實於世教有補矣。

八月以呂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閏九月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

時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懼。今軍馬錢糧。入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沿襲。更相倣倣。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游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專無補。願陛下執其要。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

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  
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  
俯詢因折如此不惟喪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邪  
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上嘉  
納之。

十二月陞林瀚爲國子監祭酒○陞湖廣布政使張敷華  
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既禁京師胡服胡語  
○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

時御史鄒魯凶橫欲躡得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  
魏紳補之鄒魯爲恨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喬新

得金錢與行賈。下上立。而內閣劉吉素銜。遂下諸根連人詔。治無踪跡。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並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考景。亦被逮。坐免。景賊方入八百兩。乃援于戚。訖壽寧侯。忽內降。蠲旨。尚書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容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

宥如物論何。且景賦既可免。他人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秋八月。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在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在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迭

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出於公後，垂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皇長子厚照生。○禮部右侍郎周經改吏部右侍郎。○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勅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陸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濟上時政疏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



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爲急。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十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睿宗皇帝徙封安陸。○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臣等竊惟帝王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爲要緊當則入服否則不服其可忽哉叅看得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該追戮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俾之事事未必無補

如此則賞罰攸宜。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不然則非臣等所敢知也。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南京戶部尚書黃紱。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秦紘。改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以干謙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逐捕盜賊有功。累遷都指揮使。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者。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戍邊。有衛

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觀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其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撻忬旨者或譖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且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驥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楊氏守阨曰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雄要其掌上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隱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巡京師禦非常戢姦寇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慘刑贖貨遠或數年近或一二年輒債事以賈福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二  
惟朱驥監前車務爲長厚恪慎厥職司衛事二十餘年  
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伯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陞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戴珊爲刑  
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  
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七克  
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  
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  
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自奄克罕

刺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需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於是並舉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常復。寧河王常進之孫鄧炳。岐陽王李文忠。支孫李濬。東甌王湯和。玄孫湯紹宗。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璠。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太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院五經博士。至是給

事申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傳隆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吏部尚書王恕既已之

有司禮監太監覃昌說稱皇上欲着通政司經歷高祿  
陞本司叅議臣張悅等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奏請  
悅等回至部中與臣恕備說前情臣等仰惟皇上寬仁  
厚德爲天下國家之心無以加矣眷顧親親之恩亦無  
以加矣高祿乃皇親壽寧侯之妹夫欲爲通政司叅議  
也非一日矣然而持久而不與者蓋恐天下之物議繁  
莫大之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陛下之本心且

高祿由舉人出身。使其安于其職。歷年深。養望久。遇缺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取。何以服天下之心。杜天下之口。是欲擡舉本官。及累本官也有何益哉。伏望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若爲親戚而妨公議。使天下后世得以窺其淺深。非陛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願也。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景太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

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  
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勒贖。  
乃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也。上惡其專  
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綿花之號。或告吉。以  
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  
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戚福如此。至是瀕行。京師  
之人。攔街指曰。唉。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始開塩商納銀運司之例。

國初天下塩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富商大

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粟每石止易銀二錢。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益商皆其親戚。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各邊米豆無人輸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冬十一月。停止吏典生員上納事例。

吏部尚書王恕奏。查得先該廣平府知府王衡。奏稱納銀聽叅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楷書算法。既以納財

爲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爲營家之計奏要今後或遇災  
傷荒歉先事預防臨期賑恤凡百長策任其施爲不許  
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  
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  
舉行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  
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  
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  
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  
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思祖宗示教養生員叅充吏役  
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  
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

不別賢否一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識字能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事數年纔撥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爲民未嘗不問能否一槩入選也近年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分市民與農民一槩聽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有違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只由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

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者多以致  
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不下十七八  
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向衰誰肯用心  
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  
住又况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恥  
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  
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事  
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方  
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員吏典人等納糧等  
項事例貽患將來等因弘治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王睿巡撫南

直隸左副都御史呂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再不許奏  
御史典人等納銀事例乃敢故進王睿既開端于前呂  
鍾又接踵于後戶部亦不查照輒便題准足使後來雜  
進人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循資而進者皓首不得出  
身歸怨吏部未必不由此也且吏部掌天下之官吏選  
授之政令戶部掌天下之戶口田糧之政令選法不清  
吏部之責錢糧不足戶部之責茲欲補錢糧之不足遂  
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人任其咎也况其  
所得銀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  
詔旨不信于天下其爲聖政之累夫豈小哉合無通行  
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措

置再有奏開吏典納銀事例聽本部并科道官糾劾如  
罪若該部不行查照朦朧覆奏准行亦聽科道糾劾如  
此則吏胥無雜進之途銓曹免壅滯之患矣

荆王見瀟以不法廢爲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一時吏部考察天下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內閣丘  
濬以爲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乃上請  
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酷蹤跡  
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自是貪殘吏日肆矣  
三月陞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  
決○以衢州孔去非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



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陞呂鍾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閏五月。張敷華服闋復。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宥徇人。內閣丘濬忌之。有太醫院判劉文太素出入濬家。文太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太因憾恕。濬爲草疏。指斥恕變亂選法。恕上疏自劾。上留恕。下文太子獄。降御醫。恕力求去。遂致仕。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亦不聽。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以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鄰。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恐

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詔從禮官之議

兵部尚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太山爲東岳在今山東太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

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豎無間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

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獨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爲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

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  
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  
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  
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  
具奏更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  
北岳之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  
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弘治六年七月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岳恒山祀  
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  
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  
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上

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歷吏部侍郎張悅爲南京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其後都御史林俊疏言。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周經爲吏部左侍郎。

吳寬爲吏部右侍郎。○九月詔取番僧領占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已之。

時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傅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監察御史陳毅等具題。奉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於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

損誠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憤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讖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可去。甘涼而委四方。



邊事也。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綏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海至河西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春正月睿宗皇帝之國安陸○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御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塩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騰沸，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命興等協治之。○徐恪上疏請定計，謨以祛河患。曰：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茌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通河，長

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歷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脩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匏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千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額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

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馬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脩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年，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且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  
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  
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  
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  
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  
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  
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  
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  
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  
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  
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

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清選既出。張秋比之  
勝國尤爲重要。興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棧草鐵石  
船掃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  
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  
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  
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太年間張  
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  
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漑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  
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  
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

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痛憂之雖在踈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皇上斷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替襄佛江榕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少竭

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纒  
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  
南頓道河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  
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  
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  
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工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  
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  
民中有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群策  
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  
醫調治人心惟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  
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



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再勅在廷群臣  
議處而行必求萬全謹題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子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興  
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  
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元爲妖言逮下錦衣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願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  
院尋出總督兩廣軍務○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下議  
海侯謙于錦衣獄海謫山西參政謙閑住○夏四月閉加

哈關絕西域貢

上以游謀無功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黜之馮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迫遣使往輯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哈密在蒲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唐之鞞鞞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刺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哈

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禮阿力灰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都督罕慎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九年阿黑麻以罕鎮非肅王後乃假婚姻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齋蓋彖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劫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

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吾俱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加峪關。補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閩廣。閉加峪關。絕不與通。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內臣石岩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陞陝西察使。至是，馬文升復薦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八月，加內閣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

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卽未必一二中適然，不肯媿媚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

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匆匆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端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啟之則皆正論也卒贈太傅謚文莊。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名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晉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管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

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召大夏入爲戶部右侍郎○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冊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比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旣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

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

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內閣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



迂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憚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  
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賞賚亦薄。天朝棄  
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  
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為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  
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譟甘州報至。文  
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  
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  
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  
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  
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  
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

曰汝請嘉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汝  
出謂曰此賊歸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遣兵  
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  
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翁曰善  
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  
千由甯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  
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  
軍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謂知道  
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  
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住四散上師還糧乏  
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  
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  
將出閣裕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  
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  
遜裕劾十進士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  
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  
斷絕卽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與父九疇世守  
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  
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  
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六月上杭盜復起○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八月朔日有食之○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群盜○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論哈密功陞許進爲左副都御史劉寧爲左都督彭清爲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閏歲祿二十

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都督僉事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

只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  
燻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  
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翰輩左道  
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  
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  
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  
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  
慝消矣疏入人皆爲燿危之

4  
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

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英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于國何神澤及於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具議

開坐伏乞聖明裁處計開○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  
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  
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  
君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  
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身  
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  
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  
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殍  
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  
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



身而爲之。尤爲謬矣。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失而又失者也。况莊生明言老聃之歿。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吳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旣合停止。其前項祭

告俱各停也。○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薇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薇垣萬里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薇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薇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且冬至俱遣大臣一月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

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談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書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後報德之祭。况自二月發春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

顯王爵在劍州。卽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爲人因  
報母仇。徙居劍川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  
宗西行。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  
荊王。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  
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爲  
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  
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太五年。開闢而新之。  
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  
官致祭。今議行道家謂梓潼爲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  
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  
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

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  
○東嶽太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岳魯之太山。今在山東濟南府太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元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太山之神。有祠。春秋致祭。有事則道。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岳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岳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太山在魯。封而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

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  
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  
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龜也。武蛇也。  
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  
玄武爲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  
順助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爲靖樂王  
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  
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成功。白  
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  
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國朝  
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

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良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則春秋。及每月朔望。各遣宮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焚惑聖聽。靡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禮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

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羞。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齋送不無太繁。况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白綿布三千四百疋。潤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百斤。雖稱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卽今民力尠敝。亦宜量爲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



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廟。封薛真人爲崇恩真君。王靈官爲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官。加顯靈二字。近年更換袍服。四季。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淺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拊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江顧編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詐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勅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

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監齋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宗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

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  
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王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  
靖上帝。遶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  
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  
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  
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  
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次。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  
先年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  
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  
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  
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袍

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齎送道路  
搔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業既始于閩  
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  
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  
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宮  
住持致祭一次仍乞削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  
例止稱真君冠服仍思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  
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  
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  
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  
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

差人前去。永爲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資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傳。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真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

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祀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贈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少故因國朝之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南一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費無據。俱各罷免。奏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岳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官。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上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改南院右都御史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陞



應天府尹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濬爲吏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缺會推兵部尚書馬文升及濬與三侍郎  
以部次年勞輿望論之當屬文升竟歸于濬濬既得吏  
部當班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前  
既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議以濬自度不可居上  
只合辭職不當讓班違制紊序也

三月賜進士莊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土魯番  
酋阿黑麻復據哈密○夏四月陞吏部侍郎周經爲戶部  
尚書改侶鍾爲吏部侍郎

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出南東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于兩淮。仍准給淮塩價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話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

用不足。空儉於國。不空浚於民。織造賞賚。齏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經又執不肯發。內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改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為禮部尚書。○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亦即上疏申救之。太僕少卿儲瓘。上言。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

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思憂竊。惟以爲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其所欲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

急遽辭失於效。則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不可略也。况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予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被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

泮等下獄科道一空當事者皆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  
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視  
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  
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  
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  
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  
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覽其心爲朝廷耳  
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  
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  
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

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  
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  
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  
前草勅引過。戈謙如舊朝，叅令百官毋以謙爲戒。此祖  
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  
識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  
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  
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  
歌詠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  
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  
之治不足言矣。然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

之之恩忠惟皇上赦臣等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上乃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妨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  
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  
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  
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  
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  
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事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譬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裡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

有江造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糴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者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又全支料。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疋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那往。

西山一帶四散牧放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開草一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灰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况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盛甲厥

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  
臍葉多不堅袖長不緊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卽今京衛  
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  
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  
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  
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  
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  
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  
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  
管局官軍侵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  
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務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

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  
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  
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  
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  
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  
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  
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  
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縮略操演  
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  
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  
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用將官得人若操

練然方。兵無節度。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操  
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  
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  
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足。尤未操演。蓋四月  
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是以馬多生拘。臨  
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膏  
壤之不侔。矧鞭轡御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  
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  
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  
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  
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

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法吏乞天語丁寧着爲定例其坐營把撫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仍前遲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照弘治二年

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同臣文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揆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齎付見差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



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碍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又問如律。丈量之後。四止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止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顧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顧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取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料豆。下倉廩支一三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與草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銀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勅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整有無。公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勅內府兵仗局。造精緻盛。中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

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運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剗。外用堅漆。用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可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竊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

才堪為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材。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取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實才。不許一槩濫舉。有孤朝廷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為具奏。行令欽天監選

擇吉日務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精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必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清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差官管送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名令一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營

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管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各庫收貯。各處布政司。迨至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初鞍轡之數。俱要堅固齊整。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改南京工部侍郎樊瑩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秋七月

右侍郎○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十月尹  
以上行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己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  
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  
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  
我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  
政事○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  
廣尚書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故事。歷廣東新會千戶。值廣西  
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  
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  
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  
副使。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  
又平新寧平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  
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  
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奉勅  
撫治兩廣地方。民稱爲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廕其子。  
世襲錦衣衛副千戶。

召陝西巡撫許進爲戶部右侍郎。○五月京師風霾。各省



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樊瑩致仕○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哈密

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狡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乃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

以孔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桀驁多  
智數。久之爲寨主。雄視諸苗。有養子阿刺。膂力絕倫。能  
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  
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嘗一二丈  
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門夷落。  
推爲渠魁。視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  
倍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謀伺我之商民。經其地者。  
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謂溪請  
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爲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  
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爲賊導。官軍往繫捕。于  
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

就令訪處不復閑備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皆有歲賂溪益百博爲惡滋甚。每交訂官苗使爭鬪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爲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爲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鏞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洽。鏞言清平爲指揮使司諸土官宜慰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取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摠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詎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摠帥等。首迴護之。鏞益信其私。

然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迫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後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因廣和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耐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土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揔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謝去。鏞候旬朔。郡將校參耆時。號于

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貫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鏞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揔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兵來。有事指揮。汝則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爲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

乃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鑄曰爾等欲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何以遂舍重寶。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伴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

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刺足耶？」因卽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卽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眇爾。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三指揮也。蓋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取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旣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爲？」溪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刺徒手，搏傷數十人。

寬就擒并溪擊之。時援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其國之鏞又風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至三司。物之論。成鏞臨問。無一語。第伸頭請。成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成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解救。鏞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刺成溪有二子。竄都勻。鏞又勅都勻官司。徑擒之。悉殛焉。

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禦之。

是年虜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屬正人言虛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大夏受



命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經  
嘗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  
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國  
之既至石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  
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  
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  
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穀積有  
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  
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  
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姓告報中貴  
人家卽欲收糴無處轉買遂爲邊備之長利云 終